

【戡郊】逍遥游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61317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613178>.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杨戡/殷郊
Character:	杨戡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06 Words: 13,477 Chapters: 1/1

【戡郊】逍遥游

by [Raingeneratefish](#)

Summary

一个武侠AU前篇，后篇慢慢来吧

洛阳三月，正是牡丹花开时节。

天津桥畔遇仙楼，乃是中州故都一等一的饮酒观花之地。从酒肆楼头望下去，恰对一片牡丹花圃。园内遍植名种，绿艳闲静，红衣浅深，蔚为殊胜。

有花的地方方便有人。遇仙楼上食客攒动，三五成群，笑语不休。跑堂的伙计左手拎茶壶，右手举托盘，嘴里一迭声喊道：“诸位客官借过、借过！”

奔走半日，他额头已渗出豆大汗珠，却无暇拿腰间别的白汗巾略擦一擦。那滴汗珠啪嗒砸落，伙计眨眼间一闪神，右手托盘里的青瓷盅直往前倾去，从托盘边缘滑落。他探身去捞，又如何来得及，心里暗叫：“糟糕！”

青瓷盅却没砸在地上，而是被稳稳托在一双秀而长的手里，连碗盖都不曾动一动。伙计呆呆望着那手温温柔柔将青瓷盅搁回了他的托盘里，如同将一只失群的雏鸟送回鸟巢。

再抬头时，那手已隐进了细葛道袍的长袖间。

酒楼里何其纷乱熙攘，但这手的一接、一放、一收，却在这乱中显出无比的静和净。

伙计怔愣着，半张大嘴，一时间连句道谢的话都想不起来说。那人略不在意，宽檐的斗笠遮去面目，仿佛一瞬之间便从堂前挨挨挤挤的人群中闪身而过，出现在了窗边那张被扎双髻的小子霸占的酒桌边。

哪吒笑嘻嘻掇开身旁的长凳，招呼杨戡来坐。楼上客满为患，不少人只得拼桌并座，偏偏这张风景绝好的桌子无人敢占，便是偷偷睃来的眼神也会被哪吒瞪回去。

杨戡轻轻叹口气，道：“师弟，你又忘了子牙师叔的叮嘱了。”

哪吒耍赖似的一笑：“好师兄，天尊在上，我可没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听闻洛阳乃是中州故地，想来人人都是识礼讲理的，决干不出仗势欺人的事情，才给咱们留了这么个好地方。”

他说着眼风一扫，隔壁膀大腰圆的几个汉子缩了缩脖子，只装作一个劲儿劝酒吃菜。

杨戡心下明白了七八分，哪吒虽性烈如火，却不是不讲道理的。想必是有人见哪吒年少力孤，欲强占位子，被他这师弟暗中给教训了一番。

他向来是对这师弟极心软的，便不再多说什么，只从袖间取出一包用箬叶裹住的金丝糖，

解开了摊在桌上。

哪吒双目一亮，笑逐颜开：“还是师兄待我最好。”说着便要去拿金丝糖，被杨戬轻轻捉住手腕。

“这是师叔买的。他让我盯着你，一日一颗，不可多吃。”杨戬神色里多了几分端凝庄重，“师弟，早晨你总不该偷偷跑出去，连送都不送师叔一程。”

杨戬与哪吒奉天尊之命下山办事，子牙师叔与他们同到洛阳后接到书信，一番思虑后欲先转道西岐，今早便扬鞭启程。

杨戬将师叔送至官道，受了他一番叮嘱，哪吒却早早从客栈偷溜出去，不知所踪。师叔摇摇头，苦笑一声：“戬儿，你务必看住吒儿，莫让他轻举乱动。不到必要之时，切勿亮明昆仑身份。”

杨戬肃立道：“谨遵师叔教诲。”

师叔挽住辔绳，遥望洛阳郊野这一派绿柳风烟。洛阳城睡在晨雾里，透出一点浅淡的灰——它承载着多少人间的期许与热望啊，不得不需要一场深沉的睡眠来抖落前一日积攒的疲累。而郊野已经醒来了：溪水汨汨奔流，氤氲着即将被初日照散的烟气；麦苗青青的，又比昨日长高了一寸；野花杂乱着，错落着，一派天然地咧嘴笑着，不懂去羡慕那入诗入画的国色。

睽违四十载了吧？这样的一个人间，这样的一个人间啊！

师叔的目光重又落回到这个他倚重的师侄身上。昆仑的玉，被他带入了这个热闹而浊重的世间。

江湖风波恶，人间行路难。那将起的风波……当真需要这样的玉色来平息么？

他在心里轻叹，托了托杨戬的手臂聊作劝勉，而后一扯辔绳，纵马驰去。

——风波的涟漪，已从岐山的麦田里漾起了。

“好啦好啦，师兄我错了。”哪吒皱着一张小脸苦哈哈趴在桌上，眼睁睁看着杨戬把金丝糖收走。昨天夜里胆敢来偷盘缠的小蠢贼被他在洛阳城的九坊十二巷内追得发足狂奔两个时辰，今早天不亮就被他五花大绑扔到了衙门口，没想到因此错过了给师叔送行。

只是这义举却是不能说的，说出来又得挨好一番教训。他就不明白了，昆仑明明是武林百派之祖，怎么门下弟子还得偷偷摸摸掩藏身份，枉他得知能下山时那么欢喜呢！

“客官，牡丹酥酪来了——”伙计拉长声音这么一喊，哪吒耳朵竖起，登时生龙活虎直起身子，举手示意道：“在这儿呢！”

遇仙楼的牡丹酥酪乃是一大特色，形似牡丹，乳香醇厚，深受食客所喜。哪吒早就打听好了，盼了半个时辰才盼到的。却不料隔了两张桌子，有人横插一脚进来朗声道：“跑堂的，酥酪是我们这桌的。”

杨戬循声看去，那张八仙桌上坐着四个青年男子，一律衣衫轻软，腰悬长剑，气度不凡。出声的那人坐在左首，身材高拔，眼含睥睨，对伙计招了招手，道：“愣着做什么，还不快送上来？”

伙计被他威势所慑，为难地看向哪吒：“小客官，您瞧这总共四份酥酪，要不我先送到那桌，回头给您单上一份？”

哪吒虎目一瞪，怒道：“凭什么！明明我先来的，你等会儿给他们补上不就得了？何况我师兄也该算一份呢！”

那桌的几名男子显然听见了争执，一时都看过来。打横坐着的年轻男人长眉细目，神色斯文，对那左首的男子道：“崇应彪，咱们让这位小友先吃吧。”

那被唤作崇应彪的年轻男子哼了声，冷冷道：“鄂顺你倒是好人做上瘾了。这伙计端上来的是四份，是咱们下的单子无疑，为何要让这小孩儿？”

哪吒一听这话岂能乐意，揪住伙计袖子定要辩个明白：“你说，这到底是谁的单子？”

伙计这一日忙得昏头转向，心里暗将厨房传菜的骂了好几遍，赔笑道：“都是小人的错，怕是把两桌的单子记到了一张水单上。两位客官稍等，小人这就去厨房再取酥酪来。”

哪吒问他：“那得等多久？”

眼下正是酒楼最繁忙的时段，牡丹酥酪费时费力，哪吒急性，自然是等不得的。

伙计嗫嚅道：“两刻……不，一刻钟！”

哪吒眉间一蹙，斩钉截铁道：“不行，凭什么要我等？”

却听那高拔的男子嗤笑一声，迎面一点风声掠过，一块银子砸在哪吒这边的桌上，骨碌碌滚了两圈，正停在杨戩手边。

崇应彪懒懒笑道：“小孩儿，就当咱们买了你这牡丹酥酪吧！”

坐他对面的清俊男人皱了皱眉，沉声道：“崇应彪，你做得过分了。”

崇应彪乜他一眼，冷冷笑道：“姬发，这牡丹酥酪可是你点的。”

他这银子不砸，或许还有转圜余地。银子一砸，砸出了哪吒万丈怒火。他拍案而起，收在腰侧的混天绫无风自动，怒道：“你想打架？”

崇应彪哈哈笑了两声：“我不欺负小孩儿。”

话音未落，混天绫疾射而出，红绫卷起崇应彪面前酒杯，扑地泼了他一脸酒液。这一下出手只在电光石火之间，等众人回过神来，混天绫已缠回哪吒手臂。

哪吒跳上椅子，笑道：“罢了罢了，这下小爷与你扯平了。小爷不欺负功夫差的人。”

“你……”崇应彪咬牙一抹脸，就欲拔剑而起。那身居主位一直沉默的男人忽地摀住了崇应彪拔剑的手，低低道：“还嫌不够丢脸么？”

这男人的声音很年轻，一身暗金织纹的白袍穿在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和洽。只是戴着一顶垂纱的锥帽，看不清长相。他似是这几人中的首领，他一出声，崇应彪也只能恨恨瞪着哪吒，满怀怒气坐了回去。

伙计见情形不对，早把托盘往旁边桌上一搁，脚底抹油溜了。附近几桌食客也都噤若寒蝉，不欲卷进风波。

那戴锥帽的白衣男人侧首对名为姬发的俊朗青年略一示意，青年点点头，起身捧了托盘，踱到哪吒与杨戩桌边，躬身一礼，温言道：“在下姬发，我们兄弟方才多有得罪，还望二位见谅。牡丹酥酪尽归小友，算是我们赔罪的一点诚意。”

哪吒抱着手臂哼了一声，身子轻巧一坠，坐回椅子，撇嘴道：“又不是你得罪了我，谁得罪的我，谁来道歉。”

崇应彪一听这话，怒道：“你别得寸进尺！哪里来的有爹生没爹养的野孩子！”又欲站起，被身旁的鄂顺急急按住肩膀。

哪吒最忌讳别人提起父亲，顿时虎目精光一暴，敛去面上一贯顽皮桀骜的神色，显出几分冷酷的戾气来，竟压得满场鸦雀无声：“你最好把话给我咽回去。”

崇应彪还欲说些什么，只觉眼前银光闪了闪，左边面颊一辣，继而一痛，怔怔抬手去擦，竟擦出了一抹血痕。

“小心！”姬发与鄂顺俱是江湖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反应极快，异口同声惊呼之下，已各自抽刀护在白衣青年身侧。

伤了崇应彪的并非是他们见惯的暗青子、天星棘、虎牙刺之类的暗器，而是一片银箔。一片被一双秀净有力的手捏出的银箔。沾血的银箔飘摇着坠在黄花梨的桌面上，正和余下几片旋舞而落的银箔拼成一朵五瓣的梅花。

这番暗器手法，便是出身暗器世家的鄂顺都惊异不已——江湖中除了鄂家几位耆老外，还有人使得出“折梅手”么？这样洒然一击的风神便是祖父也未尝能做到吧？

而那出手的人却只淡淡对崇应彪道：“你不该这样说我师弟。”

崇应彪脸皮一红，嘴硬道：“帮腔的，你有种不要藏头露尾。”

杨戩戴着宽帽檐的斗笠，掩去眉目，只露出一一点下颌。他生了极精彩的一弯下颌，像白鹤掠水时长翅的一展。

师叔交代过，务必低调，与人无尤。他喟叹一声，没接崇应彪的茬儿，牵了哪吒的手，拉他坐下。

哪吒见杨戩为自己出头，孩子心性便又欢喜起来，嘻嘻笑道：“姓虫的，我师兄人生得俊俏，自然要遮一遮免得抢了别人风头。倒是你们老大，还戴人家大姑娘小媳妇才戴的锥帽呢！难不成——你们老大是个姑娘？”

此言一出，便是平素最好脾气的鄂顺都眉间一轩，冷然道：“小友莫要口无遮拦。”

那白衣锥帽的男人却站了起来，做了个手势让同伴稍安勿躁，施施然走到哪吒面前。

哪吒戒备道：“你做什么？”

男人隔着面纱笑了一笑，那笑是爽朗的，甚或有点孩子气的。他的开口也是极自信的，带着一丝不惹人讨厌的骄傲：“在下殷郊，殷切的殷，郊野的郊。”

“我管你娇不娇的……”哪吒讽道，忽而身躯一震，双目圆睁，“等等，你是殷家的那个殷郊？！”

男人微微一怔，笑道：“不知小友说的是哪个殷家，但……我确实是殷家的殷郊。”

“师兄，他便是那个殷郊！”哪吒一个鹞子翻出了桌子，出手如电，便要去掀男人的面纱。殷郊未料他出手如此迅捷，当即身子一仰，倒退而出。哪吒揉身而上，两人须臾之间拆了三五招。

哪吒扯下半幅面纱，却未能摘掉殷郊的锥帽，他不怒反笑，叉腰一指道：“你倒不错，不愧是我昆仑弟子。”

在场的多有江湖人士，一听“昆仑”二字，便如冷水滴溅进滚油锅里，霎时间议论纷纷。

“昆仑门人当真再现江湖了……”

“看他们这身手，怪不得那些江湖侠少死得如此凄惨呢！”

“听见那小孩儿的话了吧？殷家怎么会和昆仑扯上关系的，啧啧。”

杨戬从哪吒手中接过那半幅面纱，将师弟掩在身后，在满楼或惊异、或好奇、或敌视的目光中，把面纱递到了殷郊面前。

殷郊不去接那面纱，反倒慢慢将锥帽摘了下来。他一露面，满楼的人都忍不住在心中赞叹了一声。原来他竟是如此年轻锋锐的一位公子，眉眼浓俨，鼻峰峭拔，肤色如蜜，举手投足间如旭日照芳林，叫冷眼也泛出热意来。他右边脸颊上有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无损青年的英武，反倒更添几分神采。那是一月之前征讨冀州苏氏所留，殷郊与他的兄弟们一战而扬名天下。

但此刻，殷郊却是冷着脸的，他冷脸的时候实在是不多。只听他沉声道：“我乃落神墟殷氏子弟，与你昆仑有何干系。”

哪吒还欲争辩，杨戬掩住他的口，只深深望着殷郊。他抬起了头，斗笠便遮不住他的面目了，众人这才看清这身穿道袍的昆仑门人是什么长相，一时俱都敛声屏气。

这几日江湖侠少、武林俊才齐聚洛阳，共赴武林大会之约。世家弟子与草野龙蛇中都不乏精彩人物，却无一人似年轻道人这般干净。

干净得仿佛在心头淌过了一条河。

满场忽而静了一瞬，人在第一场春雨落下时，通常便会这样静上一静。

直到一道轻捷的足音踏破这份沉静，身着箭袖的青年匆匆而来，在殷郊耳边低语一番。殷郊眉间轻轻皱起，回头对姬发等人道：“我们走。”

“喂，怎么说走就走！”

哪吒还不服气，师叔明明说他们此行下山，寻到殷郊其人，定要将他带上昆仑，却不想殷郊居然说与他们毫无干系，连带在场众人都对“昆仑”二字避如蛇蝎，他是决咽不下这口气的。

杨戬却拉着他避开了这气势汹汹的一行人，放任他们下楼离去。杨戬拍了拍他肩膀，温声道：“你去把酥酪包起来吧，咱们也得走了。”

哪吒暴露身份，违背师叔教诲，毕竟有些心虚，只得不吭气，乖乖去打包牡丹酥酪。

杨戬从窗边望下去，殷郊他们正解了绳子，翻身上马。几人俱都催马起行，殷郊如有感应般，回首一望，正与杨戬四目相对。

他的眼神里有一些可以称之为温暖的东西，全然不似方才那副冷冰冰的样子。只是那个温暖的回眸极其短暂，殷郊很快便回过头去，长鞭一扬，一袭白衣从雍容华美的牡丹花丛中轻掠而去。惊飞的蝴蝶在日光里扑扇了几下翅膀。

从遇仙楼出来，杨戬便知道他和哪吒被人盯上了。咬在他们身后的还不止一拨人，听足音功夫不弱。杨戬不想再生事端，只得在小巷拐角的井水处动用五行遁术，将追兵甩了开去。

他们在一处面摊歇了半晌。这是条幽深偏僻的巷子，巷尾的石拱门里斜斜挑出一支布幡，底下便是脏兮兮的门脸，眼目昏聩的老婆婆守着煤炉，不时拨拨火，并不在意坐在她摊子上吃烩面烧饼的零星客人。

哪吒没心没肺呼噜了一大碗素烩面，又就着面汤嚼了两个烘得酥脆焦香的芝麻烧饼，在酒楼里的不快便顺着饱嗝随风而去了。

他只是有些不解：“师兄，师叔都说那殷郊是我们昆仑弟子了，论资排辈还是我的小师弟呢，他凭什么不认呀？”

杨戬摇头道：“年深日久，他或许早就忘了。”

“怎么会忘！”哪吒嚷道，“听说那时我师父以为殷郊是个女娃，还要给你俩定亲哩……”

杨戩默然不语，只是望着哪吒。哪吒自知失言，急忙双手捂嘴，险些咬到舌头，一双虎目滴溜溜转了一圈，可怜兮兮地把杨戩看着。

他这装傻卖乖的一套对昆仑山人屡试不爽，杨戩轻叹口气道：“今日你太过莽撞，点破了昆仑身份，之后武林大会难免有人会认出我们。你须答应我一件事，绝不可在武林大会上出头，一切由我来应付。”

哪吒怎舍得错过武林大会这种热闹，只是他今日屡屡犯错，实在很难在师兄面前挺起腰杆说话，见杨戩神色庄重，只能苦着脸点头道：“知道了，师兄。”

杨戩摸了摸他脑袋，终于笑了一笑：“还记得我们在山上常玩的游戏么？等会儿我若上了擂台，没有师弟又怎么能行呢？”

他们师兄弟二人向来一起练功，默契非常。哪吒一听便双眸一亮，重又振奋起来，摩拳擦掌道：“师兄放心，咱们定叫那些污蔑昆仑的人好看！”

他一瞥杨戩脸色，口风一转，嘿嘿笑道：“好啦师兄，我必定谨遵教诲，绝不伤人嘛！”

杨戩嗯了一声，淡淡笑起来。

日头越升越高了，春天的阳光照得一切都暖洋洋的，金谷园中所有事物都像是洒上了一层金粉。屋顶的琉璃瓦是泛着金光的，廊下绝艳的牡丹是镶着金边的，就连聘请名家搭建的擂台都流溢着不可逼视的华彩。

自从上一任武林盟主被刺，江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热闹过。盟主之位空悬三年，不知多少江湖好手跃跃欲试。只是武林风波激荡，封神榜再度现世，世家子弟屡屡被杀，一耽搁便耽搁了三年。如今擂台重开，众人齐聚中州，一代新人换旧人，江湖重又沸腾了起来。

这武林大会的头一件事，却还不是推选盟主，而是公审冀州苏氏余孽。

洛阳乃是殷氏地界，主持这次会盟的本该是洛神墟殷家，只是殷氏长公子与老家主不幸相继谢世，继任的二公子殷寿戴孝在身，不便出面，遂派了独子殷郊前来参加会盟。殷郊虽家世清华，毕竟资历尚浅，主持的重任便落在了金鳌岛岛主申公豹头上。

申公豹此人手底下有几分真本事，但惯会钻营讨巧，为名门正派所不齿。只是他攀上了殷家二公子殷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今也堂堂皇皇坐上这头把交椅了。

申公豹将诸位世家宗主与武林耆老都延请入座，又特意让殷郊坐到上首。殷郊并不十分搭理他，径自拣了下首一把椅子坐了，姬发、姜文焕、崇应彪与鄂顺四人侍立在他身后。

这几人都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在围剿冀州苏氏一战中初初崭露头角，便已天下闻名。几人俱都年少英俊，在台上一众成名成家的长辈面前显出春山般的柔嫩与新鲜，不知惹来台下多少江湖娇女的青眼和武林少侠的暗妒。

一时众人都坐定。申公豹扯着嗓子，挥手道：“将苏氏余孽带上来！”

四名筋肉雄健的好手合力抬了一个铁笼上来，放在擂台正中。这铁笼由精铁打成，一人多高，每道铁杆都如儿臂粗细。铁笼里锁了一个粗服乱头的男子，背向众人而坐。他似是久不见天日，笼子落地之后，他恍惚着抬手遮住那直射的阳光，浑身觳觫不已。

申公豹问道：“苏全忠，今日武林同道俱在场，你可知悔？”

苏全忠缓缓转过身来，满是血泪的双眼茫然扫过台下人群，喃喃道：“悔么……我有何悔？”他猛地凄然笑了两声，抓住铁笼，奋力摇晃，椎心泣血一般呼号道：“苏氏无悔！要悔……也是悔在未能杀尽殷家的奸宄！”

此言既出，满场哗然。众人目光一时都望向台上的殷氏少主。殷郊长身而起，一步步走到苏全忠面前，铿然一声抽出长剑。台上台下同时倒吸一口冷气。

殷郊却并未一剑结果对他出言不敬的苏全忠，只是横剑在手，递到阶下囚眼前，冷冷道：“你可识得此剑？”

苏全忠望见剑柄处镌刻的小小“孝”字，忽而心中大恸，颤声道：“这是阿孝的剑……这是阿孝的剑！”

“正是你弟弟苏全孝的佩剑。”殷郊毫不避忌，将那剑刃在华贵轻软的袍袖上一揩，雪白袍袖上徐徐现出一道暗褐的血痕，“我要你睁开眼来看，这是你兄弟的血。”

苏全忠怔怔睁着眼睛，那血痕化作一道血泪在他结痂的眼角落下。他倏地以头撞笼，恨道：“是殷寿逼死他的！是殷寿杀了我弟弟！”

他撞向铁笼的额头被一根手指抵住了，殷郊居高临下望着他，目光里有一分不屑，更多的却是一种幽远。

“你知道么？一直到攻入苏家的前一晚，他还在跟我说，他的父兄是一时为人所迷，只要见

到他，肯定什么误会都解开了。他二哥是最疼他的，不会不听他说话。”殷郊的声音里陡然有了怒意，“而你们，你们根本不认他！”

苏全忠哑然，忽地又哭又笑，凄厉道：“那是他认贼作父……我们苏家是无辜的！都是殷寿，是他设计陷害我们苏家！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封神榜！更没有与昆仑和朝廷勾结……”

一番控诉戛然而止，他猛地抓紧喉咙，再也发不出声音，只能愤恨望向背后突施黑手的申公豹，目眦尽裂。

申公豹用锁喉针偷袭了苏全忠，面上仍是一派冠冕堂皇：“诸位武林同道慈悲为怀，尚思为苏氏留下一线血脉。可惜苏全忠怙恶不悛，不知悔改，诋毁正道，看来是留他不得了。”

台下便有人振臂一呼：“杀了苏氏余孽！”众声应和如潮，一时间满世界都只听得一个“杀”字。

混在人群中的哪吒岂能坐视不理，他咬牙道：“我瞧这什么申公豹就不顺眼，他要杀的我偏要救！”

杨戩在这震天杀声中轻轻一叹——江湖是嗜血的，恩仇以死作句读。无论如何，他要先救下苏全忠，方能问明久已遁世的昆仑为何又会被拖进江湖纷争。

日光在冰冷的杀意里黯淡了一瞬，百花垂首。殷郊心里也黯了一黯，却听两声冷笑响起，而后是一蓬血雾喷涌而出——苏全忠趁他分神竟一下将咽喉撞到了剑尖上！

他抽手疾退，哪里还来得及。

这一撞击落了锁喉针，苏全忠圆睁双目望向他，那嘶嘶的声音仿佛是从咽喉的窟窿里漏出来的：“他骗了你……骗了天下人……”说完，仰面而倒。

杨戩飞身跃到台上，伸手去探苏全忠脉搏，已然无救。他心底不知为何，竟也有了一丝愤怒，为这虚伪的公正，为这惨烈的自戕，为许多生命对一个生命的压迫。

殷郊默然立在他身旁，白袍染血，凄艳得好似雪里一树红梅。他心里很空，很乱。苏全忠当着他面自戕，仿佛又让他看见了当初阿孝在父亲面前自戕的那一幕。他只觉得阿孝是很可怜的，恩仇大义那样炽烈，但死——死是寂寞的啊。

他的朋友悄然来到他身边，握了握他的手臂。殷郊对姬发摇了摇头，那是他们自小的默契，殷家的儿郎是要像金石那样坚强的，他不能当着全天下的面流露出一丝软弱。

杨戩却在他转身时握住了他的手。指尖震颤的余韵被玉一样的温凉给包裹了。他听见杨戩轻声问：“你还好么？”

这句话低低的，恐怕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清。他心里忽地一松，望向杨戩。杨戩的手不握剑，不杀人，不沾血腥气，只是那样虚虚一握，简直叫人疑惑了——那是世外伸来的手么？若你真是世外之人，又为何要撞进这个喧然沸然的世界呢？

台下有人认出了杨戩，高声叫道：“是昆仑的人！”

杨戩放开了殷郊的手，长立日光之下，微微颌首道：“不错，我是昆仑座下弟子杨戩。”

百年之前，朝廷衰微，江湖纷乱，杀伐不息。昆仑祖师率弟子下山救世，平息纷攘，临去时留下一张龙虎榜，本为感念诸位江湖英豪仗义相助才镌名其上，江湖中人却照此榜论资排辈，将其称作“封神榜”。如今江湖六大门派、三大合盟便由此榜脱胎而来。百年已过，人事代谢，不少人动了弃旧扬新的念头，只是碍于武林世家之间世代姻亲，互为枝蔓，独门小派难以与世家巨族抗衡，无人敢提出重开封神榜。

落神墟殷氏出身王侯，素有“武林天子”之称，位居江湖几大世家之首。只是殷家先祖曾以避居淇水、慎涉江湖的一诺换取了昆仑所传玄商诀法门，因此百年以来，殷氏产业遍布江湖，江湖众人遥以殷氏为尊，各大世家门派都以将自家子弟送入落神墟为荣，殷家却未曾出过一位真正的盟主，也不曾在明面上涉入各派纷争。

殷氏历代家主在武林中露面极少，直到三年前武林盟主被刺，白道魁首之位空悬，殷家二公子殷寿才承父命代执武林牛耳。

冀州苏氏家主苏护因昆仑一诺，极力反对殷寿代履盟主之职。他曾对手下说道：“殷氏早已在江湖中根深蒂固，如若再做了盟主，那这江湖便真姓殷了，岂还有小门小派的活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封神榜忽又重现江湖，这龙虎榜单是一天夜里突然出现在金谷园的聚义厅上的。当时正是六派长老商定义事的日子，金谷园乃是武林白道会盟之处，各路高手齐聚，绝无可能轻易闯入，那榜却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在当夜挂到了大梁之上。

榜单对江湖门派重排座次，不少新秀榜上有名，而外强中干的旧门高第则被剔了出去。虽

然六派长老联手封锁消息，这榜单排序还是流传到江湖之中，如一颗火星爆入干柴，一时惹得物议汹汹。被提名的与被除名的都各怀心思，冀州苏氏俨然排在榜首，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于是便有传言说冀州苏氏与昆仑勾结，欲乱武林纲常。更有甚者，将冀州苏氏与朝廷扯在一处，扬言这榜单是朝廷借苏家之手令天下英豪入其彀中的阴谋。

昆仑早已遁世，百年前的荣光在一心想要闯出名号的江湖少年心目中，不过是挡在他们成名路上的石头，已经到了需要一脚踢开的时候。

即便成名的代价是献出他们无辜而年轻的生命。

第一个被杀的是琅琊姜氏的长房子弟，而后崇氏、鄂氏、姬氏陆续有子侄被杀。这些年轻人全都是武林上扬名的好手，也全都死于非命。

六大长老做主，请名医为他们验伤。他们的致命伤口都是一种特殊的反手剑法造成的，而江湖上最有名的反手剑法正是冀州苏氏的“寒枝未肯栖”。

江湖白道联手发函，要问苏护讨个说法，苏护坚守不出。双方对峙年余，世家子弟死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蹊跷。终有一日，殷寿在金谷园中放下酒杯，轻飘飘抛出一句：“那便战吧。”

那一战极惨烈。残阳滴血，白雪尽赤。从小被苏氏送入落神墟的庶子苏全孝为全大义自戕而死，苏护被殷寿一剑枭首，满门覆灭。

殷寿的声名在这场酷烈的胜利里达到了顶峰，父兄的相继谢世又令他名正言顺继承了殷家。尽管江湖上对老家主和长公子的去世有些微妙的传言，但木已成舟。

江湖呼唤英雄，殷寿他便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并未半推半就坐上盟主之位，而是退居故园，令天下英雄另择魁首。如此一来，那些对他原本颇有微词的豪杰也无话可说，这才有了今日洛阳之会。

苏氏之祸犹在眼前，昆仑在武林侠士眼中已成祸根，竟会有人在天下英豪面前自认是昆仑中人！

杨戩便这样认了。他摘去那顶草编的斗笠，露出沉静的脸庞。阳光照得他微眯了眯眼，他的睫毛一颤，眨去半月来日夜兼程的一点风霜之色，那眉眼便如洗过一般清透了起来。他的道袍是细葛织就的，比不上世家子弟身上苏杭丝绢的轻柔华美，却衬得他有种说不出的净爽的风仪。

他还很年轻，却像昆仑的玉那样，给人千年万载的悬想，令人遥遥忆起昔年昆仑祖师一剑西来的风采。

人群竟就这样安静了下来。在场中人心底都不由升起一种疑惑——会是他么？会是这样如同传奇再临的一个人制造了那些可怖可恨的血案么？

铁笼连同尸首都抬了下去，擂台上血迹犹新。申公豹怪模怪样笑了两声，对杨戩道：“想不到今日还有昆仑的道友要来打擂，不过动手之前，还是请道友给天下武林同道一个交代吧。昆仑到底为何要与苏家媾和，陷天下豪杰于不义？”

杨戩摇头道：“昆仑遁世已久，百年来未曾再涉江湖，谈何与人媾和，又谈何陷天下豪杰于不义？”

申公豹追问道：“如此说来，你们是不认重开封神榜一事了？”

杨戩正色道：“我派祖师临终前曾说他一生磊落，独留封神榜传世或酿流毒，引为憾事。我昆仑弟子承命绝不轻涉江湖纷争，又怎会重启此榜？”

申公豹怪声道：“既然昆仑弟子不能轻涉江湖纷争，那道友你又为何下山？”

杨戩目光轻轻扫过台下众人，缓缓道：“我为救人。”

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定是要遭人嗤笑的了。江湖……呵，江湖不过是谋生立命的所在。

酣畅淋漓的恩义情仇只是少数人粉墨登台演出的华彩篇章，而台下依旧是芸芸众生无尽的琐碎、烦扰、龃龉、钻营与磋磨。谁敢如此坦坦荡荡说一句“我为救人”？

而杨戩却是这样自自然然说出来的。他的话里有一种“真”，有一种“信”，甚至有一种“稚”，但那都是这个江湖很久很久不曾有过的东西了。

申公豹所承师门原与昆仑同气连枝，而后两派祖师决裂。他这一派祖师落败，偏安海岛，到他这一辈上才在中原武林闯出些名气，对昆仑向来怀恨在心。

只是他今非昔比，有些手段不好当众施展，只好自持身份道：“昆仑道友不肯认账，难不成

是欺我中原武林无人？多说无益，手底下见真章。若是道友败了，开榜一事，还请道友留在金谷园中说个分明吧。”

这分明已是威胁的意思。殷郊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闻言不禁微微一皱眉。身后的姬发等人互相交换了眼色，遇仙楼上他们已见识过杨戬之能，此时都打起十二分精神看他如何应对。唯有崇应彪抱臂噙笑，有意看他出丑。

只见杨戬庄重地点了点头，面对众人揖手为礼道：“昆仑杨戬，请诸位指教。”

最先上台打擂的是琅琊姜氏弟子姜文煊。姜氏长房大弟子被害，全族之人对昆仑与苏家深恶痛绝，誓报此仇。姜文煊见上台的乃是多年不见的族兄，不由迈步上前，紧盯场中一举一动。

姜文煊乃是琅琊姜氏年轻子侄中的佼佼者，此时拔剑在手，冷冷道一声：“请了。”

却听台上殷郊朗声道：“今日比武，切磋为要，点到为止，勿伤性命。”他自小在落神墟中见识过无数武林名流巨擘，自然看得出杨戬与哪吒的身手远在寻常江湖好手之上，因此有意保全母族子弟。

姜文煊面上却是受辱的神色，一挽剑花，咬牙道：“我姜氏却是要立生死状的！技不如人，死了便是！”

话音一落，长剑挥出。他年纪虽轻，对姜氏家传的斩晴剑法却已悟得精髓。一时施展开来，剑光如织，恰似浊浪排空、江涯云涌，直欲斩断晴空！

杨戬却是静的。即便台上的武林耆老，也几乎无人能看清他的动作。只觉那身落落的长袍动了一动，如杨柳岸春风吹拂带起的余澜，而那斩晴的重剑却在微微的风里失了准头。剑风割破擂台上铺设的红氍毹，却割不破那分明近在咫尺的素色袍角。

姜文煊双目一凛，剑式再变。大开大合的剑法忽又柔婉细腻起来，每一刺都直取咽喉、肩、肘、膝，正是姜氏女子习练的洗砚剑法。

姜氏男女皆习剑术，齐鲁一带再无出其右者。女子所习的洗砚剑法脱胎于刺杀术，原为防身之用，不料姜文煊施展起来并不输女子的轻灵迅捷。

只见他劲瘦腰肢一拧，衣摆旋舞如花初绽，剑刃爆起一蕊寒芒，直刺杨戬咽喉。好一招“花心愁绝”！

杨戬动了。那是极慢极慢的一挥手，却不知为何将那迅疾无匹的一刺挡了下来。长袖如云，催花睡去。雪亮的剑光被裹在柔软的细葛里，霎时间冰消雪解。

姜文煊只觉右手一震，一股绵密悠长的劲力沿着剑刃迫来，打在他虎口上，那一下的刺痛仿佛赤手去抚万载的冰雪，寒极痛极，一直冷到心里去，就像……就像他见到烁哥尸首的那一刻。

他不得不松手，长剑呛啷落地。他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垂首默然。

台下观战的姜氏众人纷纷立起，群情汹涌，难以接受这如山倒的一败，连坐在上首的姜氏宗主东伯侯亦面色如铁。姜文煊的手悬在了腰侧长剑之上——姜氏百年声名，何曾遭遇过这样的败局！

殷郊不动声色摁住姜文煊的手，冲他略摇了摇头，又去看那两招便败姜氏翘楚的杨戬。杨戬只垂手佇立，静如苍崖。

姜文煊垂头望着跟前的长剑，喃喃道：“烁哥，我不能替你报仇啦。”忽地握住长剑，反手一横，便欲自裁，那剑身却不能离咽喉更近一寸。

杨戬空手捉住了剑刃。掌心涌出的鲜血让他淡淡蹙起了眉头。台下忍耐许久的哪吒见师兄受伤，怎还忍得住，当即一个纵跃跳到台上，混天绫出手，抽了姜文煊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打得他跌倒在地。

杨戬这才松手，长剑倒转，带落一串血珠。哪吒慌忙把师兄右手摊开来看，急道：“师兄，你疼不疼？”

杨戬笑了一笑，轻声道：“不疼的。”他将右手抽出，背在身后，俯身将失魂落魄的姜文煊扶起。

姜文煊面上红痕赫然，杨戬看了一眼哪吒，哪吒吐舌道：“谁让他犯傻嘛……”

杨戬将那长剑递还姜文煊，姜文煊如槁木死灰般的眼神动了动，只听杨戬道：“昆仑绝无祸世之心，屠戮江湖的奸宄，我们绝不姑息。你和你的剑，便为我做个见证。”

姜文煊接过长剑，望见那剑锋上极艳的一抹血痕，花心愁绝，零落如故，那人心的哀愁与悲抑呢？他仿佛下定决心一般，直视杨戬双眼，一字字道：“好，我信你。”说完转身便走，跃下擂台。

眼见居于四大世家之首的姜氏落败，那些想要借机打擂扬名的少侠不由暗中踌躇，竟一时无人上台应战。

哪吒不耐道：“你们到底还来不来？不来可就算我们昆仑赢啦！”

台上诸位世家宗主和门派长老面沉如水，几位宗主与长老相互觑了一眼，心照不宣点了点头，各自朝台下做了个手势。倏地几条人影翻上擂台，正是燕赵崇氏、蜀中鄂氏、潇湘派与虚怀谷的弟子。

燕赵崇氏枪术独步江湖，蜀中鄂氏擅使暗器，潇湘派以轻身功夫闻名，虚怀谷则擅音杀之术。即便登台的都是年轻弟子，江湖中能在这四派合围之下全身而退的恐怕寥寥。

哪吒见这四人从擂台四面合围而来，心头火起，怒道：“你们想四个打我师兄一个，不要脸！”

申公豹摆手道：“这四位少侠不过一起上台，彼此掠阵，免伤无辜罢了。你师兄自然可与他们每个人单打独斗的。”

这摆明了是车轮战，台下隐有不满之声。杨戩却应声道：“不必麻烦，诸位可以联手来战在下。”

他说得极真诚，台上众人听来却等于蔑侮。当即各自摆好架势，齐声道：“那你可怪不得我们以多欺少了！”

哪吒正要同这不知羞的几个人好好辩驳一番，杨戩牵住他手臂道：“师弟，你也为我掠阵吧。”他淡淡一笑，如春风过庭。

哪吒忽然了悟师兄的意思，拍手笑道：“好啊师兄，那咱们就陪他们玩玩好啦！”他足尖一点，退出合围，将刚刚情急之下扔掉的竹筐抱在怀中，向杨戩示意。

杨戩点了点头，转身对那四人道：“诸位，请。”

“请”字未落，四人已腾身而上。这四人俱是好手，各擅所长。长枪主攻，轻功掠阵，暗器护法，音杀伺机扰乱杨戩心神。台下不够眼尖的便只能看到台上攻势缭乱，却难分清每招每式，只觉乌金枪尖如虎牙紧咬，点点暗器如天雨泼洒，风声呼啸来去，如泣如诉的断续箫声听得人心头抽紧、双耳直欲流血。

疾风骤雨之下，那袭细葛的道袍仍是那样的闲雅和洽。他的出手是极慢的，握在他掌中的不过是一根从发髻上取下的木簪，这一簪却抵在了崇家乌金枪的枪尖，令这刚猛势沉的长枪不能进分毫。木簪再向前一送，乌金枪尖破开木簪，却与损毁的木簪一同坠地，整个枪头竟被卸落了！

杨戩将那枪头挑起，射在廊下的朱柱之上。那崇家子弟果真强悍，一杆空枪犹战不休，索性便枪为棍，又向杨戩攻来。

杨戩一退，暗器便跟着动了。鄂氏的暗器乃是子母双生的，寻常人即便挡得住其中一项，也绝难察觉到那跗骨而来的真正杀器。而这些令鄂氏引为骄傲的暗器，却刺不破那袭如风柔软的道袍，衣袖轻轻拨转，暗器竟反扑而来！

潇湘派与虚怀谷的弟子疾退，躲避反扑的各路暗器。杨戩一声清叱：“哪吒！”

哪吒高声答应，往阵中抛来一样物事——那竟是一块玉玦！杨戩接了玉玦，弹指射出，玉玦堪堪擦过申公豹头顶，嵌入他身后屏风。在座众人无不色变。

杨戩再叫一声：“哪吒！”又是一盏灯台应声飞来，那灯台上插了一截短短的蜡烛，杨戩秀长的指尖一抵烛芯，烛火幽幽燃起。他将灯台一抛，灯台稳稳落在金谷园大堂悬挂的牌匾之上，烛火照亮了牌匾上四个黯淡金字——“天下聚义”。

哪吒此时再唤：“师兄，接住。”

一条柳枝斜斜飞入场中，扫落了新射来的一波暗器。杨戩手执杨柳，拍在揉身从背后偷袭他的潇湘弟子肋下，那青年顿时跌落，痛呼出声。

杨戩轻轻叹息，将那柳枝放在了苏全忠留下的那一小汪血泊之侧。

崇家子弟与虚怀谷弟子拼尽十二分力气，一齐攻来。杨戩身形闪了一闪，他们尚未看清影子，杨戩便已到了擂台边缘，正与观战的殷郊四目相对。

殷郊身后四人俱都戒备，一时间剑拔弩张，气氛沉滞。

杨戩却道：“我来讨杯酒。”他的目光落在殷郊手边尚未动过的酒杯上。

殷郊并无言语。他执了酒杯，略一思索，从袖中掏出一方帕子裹住杯身，递给了杨戩。

杨戩接过用帕子裹住的一杯酒，微微怔住。

殷郊偏过头不看他，只低低道：“胜负还未分晓。”

杨戩用那帕子缠住右手伤口，端了酒，道：“嗯，你等一等。”

他信步走回场内，那杯酒虚握在他手中，却如洪水猛兽般令场上几人避忌。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这杯酒被一双洁净秀硬的手洒在了青天朗日之下。光阴过客，谁为主人？天荒地老无人识，谁念幽寒坐呜呃！

满园牡丹忽然大盛。栽在盆中的花再艳再美，也是被框住的。此刻它们却如被这光、这风灌注了生命，繁繁密密，朝天飞长，涌起一片红潮花海。

众人愕然望着那满园牡丹铺天盖地而起，全然不知所措。即便洛阳牡丹号称艳压天下，却无人见识过这样疯到如同一梦的繁花。

“五行遁术！是五行遁术！”申公豹一声尖啸，飞身而起，直取杨戩。

杨戩在他指爪将要触到袍袖那一瞬，将酒杯洒然一掷。

短而脆的响声过后，漫天花瓣飞舞而落。一场红雨，绚烂如幻。

申公豹挥舞拂尘，扫开纷纷花雨——那不过是昆仑道术制造的一场幻梦罢了——杨戩早已不见。

随着这场花雨一同消失的还有哪吒，以及尊贵的殷氏少主。

申公豹的脸在盛怒下简直有些狰狞了，他嘶声对手下道：“给、我、追！”

几匹马惊嘶而起，姬发四人直接从擂台跳上马背，斩断系绳，奋蹄而追。

——“跟我来，救殷郊！”

殷郊却是毫发无损的。他和杨戩挨着肩，坐在洛阳钟楼的楼顶上。

哪吒用脚尖倒挂住钟楼檐角，眼见街上几十骑骏马飞驰而过，卷起一路烟尘。他嫌弃似的翻起身子，装模作样咳了两声：“不过找个人，用得着这么大排场嘛！”

殷郊淡淡道：“谁让你们绑的这个人，恰好朋友特别多呢？”

哪吒听他呛声，一个拧身挂在殷郊头顶。他看殷郊是倒的，殷郊看他也是倒的。哪吒扫了一眼殷郊被师兄制住的左手，笑嘻嘻道：“我们既没用绳子捆你，也没用布条塞你嘴巴，怎么能算绑呢？”

殷郊反问道：“难道是我自己吃饱了撑的，好端端的贵客不当，要跟你们两人在此藏头露尾么？”

哪吒笑得更欢了：“这可难说。保不齐你见我师兄长得好看，同他私奔了呢？”

杨戩低声道：“师弟，不可胡言。”哪吒撇撇嘴，往殷郊额头吹口气，又翻上楼顶，远远靠着檐角坐了。

杨戩松开殷郊左手，沉默片刻，轻声道：“我带你出来，是奉了师叔之命。他恐有人在会盟之时对你不利，我才使了五行遁术将你换出来的。”

殷郊没有说话，年轻俊朗的面容在钟楼暮色的掩映下也有了一丝寂寞。他伸手抚过身后那铜铸的大钟，那铜似乎也是有温度的，像抚摸故人瘦而硬的脸。他的手指顺着那钟身的纹理，一点点移过去，犹豫了一瞬，落在杨戩被余晖吻过的肩头。

殷郊道：“给我看看你的伤。”

杨戩那只受伤的手一直藏在袖间，他将袖子掖了掖，摇头道：“不要紧的。”

殷郊深深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里总是流露着一种清淡的温暖。好像昆仑山的玉，摸上去是凉的，可捂在胸口，渐渐便透出暖来。

殷郊收回了手，他的目光移向栏外的落日。半晌，他闷闷道：“你在生我的气。”

杨戩愣了愣，细细想了一想，缓缓道：“大概，有一点。”遇仙楼上，殷郊冷冰冰说殷氏与昆仑毫无干系时，他心里岂不是空了一空么？

殷郊转过头来，夕阳让他的双眸也变得粲然了，他有些快活地笑起来：“师兄，你还真是……”

瓦当几声轻响，耳尖的哪吒几个跟头翻到他们二人身后，指着殷郊笑道：“你终于肯喊师兄了！我就说师叔不会骗我，你果然是我们的人！”

他扑到殷郊跟前，扯住袖子，追问道：“你是何时拜入我昆仑师门的？我可是一生下来就认了师父的，算起来也有十年……不，就要十一年了！咱们得论论长幼呢！”

殷郊道：“我不过是昆仑的挂名弟子罢了，不曾正式学过艺的。”

杨戩接口道：“阿郊拜的是广成子师伯。”

哪吒一听是掌教大师伯的弟子，心中暗道，难道我还要管他叫师兄不成？

殷郊见他一张小脸满是悻悻之色，笑道：“不过，我拜师的时候，倒是听说有一位刚生下来

便被太乙师叔收为门徒的小师兄，却不知如今怎样了？”

哪吒点漆般的眼珠一转，喜道：“那便是我呀！我叫哪吒，李哪吒！”

殷郊敛衽礼道：“那我便见过小师兄了。”

哪吒笑得两眼弯弯，道：“好说好说，从此之后，小爷罩你。不过，你可不能再说什么跟我们昆仑没干系的话了，我是要生气的。”

殷郊笑了笑。他不笑的时候显出些世家的矜傲，笑起来却是极亲和，很有些小男孩子气的。他的话是对哪吒说的，目光却看向杨戬：“小师兄，江湖有时候就是不能让人从心所欲的，不是么？”

杨戬忘不掉他说这句话时的神色。那般年轻骄傲的生命，说出这句话时，仿佛已眨眼间老去了。

可那不过是一瞬的错觉。幸好是一瞬的错觉。

殷郊又笑起来了，他的笑容在暮色里漾开，氤成一种令人心热的暖意。杨戬从小就觉得，只要殷郊笑起来，天地也应该跟着笑起来才对。

只见殷郊扶着哪吒肩膀道：“师兄不肯让我看他伤口，小师兄，你说该怎么办？”

哪吒被他几句“小师兄”给灌了迷汤，火速倒戈站在殷郊一边，牵住杨戬袖子，祈求道：“师兄，让我们看看你的伤口吧？”

杨戬被这一大一小盯着，如何还能说出“不”字。他伸出右手，那横贯掌心的伤口他早已用功法止住了血，只是雪白帕子上仍沁出血渍来。

殷郊从袖中取出一个瓷瓶，捧了杨戬的手，让哪吒帮忙解开帕子，将瓷瓶中的药粉洒在伤口上，又撕下一角干净的衣袖替他裹住。

杨戬静静望着他动作，心想，原来师弟已经比我高一些了。

殷郊细心将布带打好了结，那是江湖中常见的疗伤手法，他做起来已是极为娴熟了。

杨戬忽地想问一问：这十年，春风秋雨，世路荒寒，你过得可好么？

可他们最后却是什么都没有说的。此时此刻，江湖沸反，满城喧嚷，风云涌动。唯有在这钟楼之上，时间慷慨地停住了，留给这对年轻人静静包扎伤口的一羽时光。

暮色沉落，殷郊的声音散在晚风中，带着留恋带着笑：“师兄，你最多只能把我偷出来七天。七日之后，我是定要回落神墟复命的了。”

哪吒脱口道：“小师弟，我看这江湖不怎么好玩，不如你随我们回昆仑吧？”

殷郊笑道：“不如小师兄跟我回落神墟好了。小师兄没有见过淇水和太行吧？那里的风景是很美很美的。”

他停了一停，又不知想起了什么，忽对杨戬道：“师兄，你若是也能看一看就好了。”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琢如磨。

七日之后，江湖激荡。落神墟上，以待天倾。

而此时此刻，天边唯有二三星子闪烁，晚钟满洛城。

昆仑的玉色，正好落在淇水扬起的绿波里了。

TBC.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